

重阳节之后

□袁松

重阳节早已过,但与此相关的联想还在发散:该如何敬老?该怎样尽责?

随着我们年过天命,父母亦愈加年老,直至进入暮年。面对暮年的父母,做儿女的在敬老尽责方面也有着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有空了,去看看。这个阶段,父母还是基本健康的,完全能够自理自顾。第二阶段抽空,去看看。这个阶段,父母进一步衰老了,需要儿女们用心观察。日常生活虽说还能基本自理,但出门、就医等已需要陪护了。第三阶段安排时间,去看看。这个阶段,父母已越来越难以自理自顾。或一方已经远去,剩下的一方常与孤独寂寞相伴。对儿女们而言,真正的“烦恼”才始于此。失去了老伴之后,孤独是一定的,儿女们多多陪伴是必须的。

小时候,父母的陪伴是最珍贵的;父母年迈了,儿女的陪伴也是最贵重的。父母与儿女也是福来福往、恩去恩来、强弱互换、彼此依存的。赡养父母不只是衣食起居等物质层面,还有知识技能的辅助、精神的抚慰、心灵的慰藉等。敬奉年迈的父母,不宜简单地“货币化”,要让他们看得见、摸得着,人前还有自豪感,并以此接触新事物、新理念。

这才算得上有心和用心。口福、眼福、耳福是人的基本福气福分。年迈之后,这“三个福”会日益递减。钱与这“三福”之间还需转化。钱到了仅是心安,离享到福还差最后的100米。这个转化需要儿女们的亲力亲为,也是有心和用心的具体体现。对老年人而言,用与吃、穿是两个概念。用的,要越简单越好。否则,会“用不来”、“不想用”;吃的、穿的,要健康、新奇、品质,体现开眼界、属享用。

我们已过天命,儿童节、青年节都已渐行远离,母亲节、父亲节、重阳节日显可贵。子曰:“与友厚而小绝之,失之三也!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也”。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悔恨是苍白无力的,亲在子养方为祥和。对亲而言,不在乎荣华富贵,更在于点点滴滴;对子而言,不在乎丰俭多寡,更在于尽心尽力。年过天命的我们也得自我保重,好让暮年的他们更加踏实。

人的生命是从索取开始的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,并且成人,是因为父母的悉心付出、众人的共同托举。重阳节也是感恩的日子,心怀感恩之余更有倾情奉献、甘愿牺牲的传承和传递,让我们共勉、践行。

昔日同事大李,人长得高高大大、粗粗壮壮,力气特别地大,干活特别地给力。所以,他年年当先进,年年被表彰,从而形成:工作勤奋——被表彰奖励——更加积极勤奋——再表彰奖励……

可是,最近大李一有空就坐着,甚至躺着……工作明显没有之前勤奋、积极努力了,这不是大李的工作态度和为人之道,同事们在猜测,大李怎么啦?难道大李也学乖了,会偷懒了?最终,同事们发现大李不对劲,平时比较活泼的大李,不爱动了,发觉他的精神状态不佳,所以,关心地问大李:身体好吗?大李告诉同事们: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,吃得落、睡得着,就是觉得浑身没力气。

一直力大无比的大李,怎么没力气了呢? 同事们都建议大李去医院查一查。大李的爱人和父母也觉得大李的身体出问题了,所以,陪大李到区中心医院,凡是可以做的化验都做了,并做了全身CT扫描,最终,所有项目的结论都一样:“无异常发现。”

村庄里有老人告诉大李的爱人:“去问问仙呀。”大李的爱人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,像做贼一样,悄悄地摸去

大李缺钾

□胡德明

香台问仙,把大李的身体状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仙姑。仙姑很热情,马上发力,一番做功作法后,告诉大李爱人:“他在下班途中碰上两只难缠的小鬼,是小鬼捣蛋。”仙姑还对大李爱人说:“你在这里开销一点,我帮你求求大仙,下凡把两只小鬼捉回去。你回去后再买两套衣服、买些锡箔等烧一烧,送鬼出门。”

大李的爱人准备开销给仙姑500元,仙姑的脸色很不好看,说:“依勿诚心嘛!”大李的爱人忍痛加到1000元,但仙姑仍嫌少,一直加到5000元后,仙姑才收下……

一周过去了,大李的爱人也按照仙姑的指点,烧了衣服和锡箔等,但大李他,非但不见好转,反而更加全身毫无力气,彻底躺倒在医院病床上了……

大李的爱人无奈地再去找仙姑,仙姑毕竟是仙姑,不等大李爱人开口,就说:“你是不是把两套衣服和锡箔等放在一起烧的?为什么不分两堆烧?那两只小鬼为了抢衣裳和锡箔,打起来了呢,哪里还顾得上你们?”

“这样吧,你回去再买同样的东西烧一次,一定要分两堆啊!我这里,你

也像上次一样,再开销一点吧,我可以请大仙再下凡一次,一定把鬼捉回去。”

大李的爱人虽然再次开销了钱财,但大李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,而且,大李的病还在一天比一天地加重……

终于醒悟了的大李夫妇决定,转往市里三级大医院治疗。经市级医院专家会诊,抽取大李的血液送市血液中心作深度分析,报告很快出来,大李血液中缺“钾”。原因是大李肾脏慢性发炎,导致“钾”流失……

找到病症后,医生马上对症下药,几瓶加钾的葡萄糖盐水给大李输入,大李的病立马好了大半。连续五天的补钾和消炎,大李即恢复了健康。

出院第二天,大李就活奔活跳地到单位上班,同事们又看到了“力气特别地大,干活特别给力”的大李。

大李爱人心有不甘,跑去仙姑那里欲要讨回开销的钱财,却不料遭仙姑反诘:“做人要讲良心啊!要不是大仙下凡,帮忙周全和调配,你们哪能想得到转往市区医院? 哪能这么快查出病情? 哪能这么快治愈、康复出院?”

大李爱人哪里是伶牙利齿,能说道仙姑的对手? 非但没有要回开销出去的钱财,反而落了一顿没趣。回家路上,她自我安慰地说着:“破财免灾……破财免灾!”

看“今”思“昨”

□石路

心头?平复一下。过去,不就是过去了,有什么特别吗? 没有,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。

想想,昨天还与之呢喃亲语、昼夜依偎,今却随意地忘怀,像理所应当一样,无牵无挂地该干嘛干嘛,是不是有点太无情? 想着好像有点过。

诚然,每个人都一样,驶过昨日,迎来今朝,这是自然,没啥稀奇。谁还会有这硬生生的本事拽着过去不放,把它拉到今天? 哪怕再留恋、再不舍,也无法阻挡时间的穿梭与流逝。

可是,在每一个今天的日子里,不能腾挪出一点点昨日琐碎记忆的空间,哪怕只有一点点,去存放那些平常事以及普通时分散发出的一道道凡光,这便能安抚它过去的一程陪伴与付出。正因为这用尽全力仍无法阻挡时间的消去,我们才应该多多地在记忆中留住昨日,留住一个个稍纵即逝的日子。

虽然大部分时间平平,昼夜如流水线一样机械地操作,看着红日升起、顶着骄阳走来、踏着暮归而去,普通得少有激情般地波澜和难忘的故事,使人易忘,一过了之;可也不该就这样轻忽地顺其自然,不管不顾,视它如身旁一阵风。

人生由一个个昨日组成,如一个个生活的细胞在不断孕育、发展和成长。从呱呱坠地到慢慢变老, 有谁能离得开昨日。没有一个个昨日的我,便没有一点点长大的今天的自己。是昨日的铺垫,成就了自个;是昨日的给予,让我留下一串清晰可见的足迹。

想着过去的一天,就这么孤独、悲凉地独自渐行渐远,没有人知道它去向何方,没有人会关心它的冷暖,没有人去问道它的终结,这使自己很伤心、难过,就像自己今后必定要离开这人世间一样,不知身在哪地、心在何处,没有知觉,消失得茫茫然,飘散得无影无踪,哪有人会记得!

此刻,有人再问:“过去的一天,你还会想它吗?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会的,一直下去。看“今”思“昨”亦有益。

不要轻易地忘记昨天。昨天与你、与我、与他不可分割,一脉相承,助人一生。虽说一去不可返,但它确实实实在一路忠诚地陪伴,默默地、静静地、心甘情愿地在支撑着自己。你沉下心来听,它并未走远,它还在远处微微传来对你一声声希冀、一句句叮咛……

思绪万千,心犹澎湃。我想借用《今天的意义》中的一句话作结尾——“今天的踏踏实实,用情用心,就是对昨天的珍视和最好的记忆……”

喜庆！喜庆

(五句子四首)

□王海

十年辉煌

东方太阳金灿灿，
山欢水乐锣鼓喧。
喜庆党开二十大，
回首神州挥下汗，
十年辉煌著巨篇。

潮头奋楫

改革开放掀波澜，
波波澜澜多灿烂。
红船飞驶掌舵，
潮头奋楫再扬帆，
山河改观民生欢。

风华正茂

百年奋斗共产党，
又上征程响当当。
风华正茂现代化，
伟大旗帜向前方，
再创历史新辉煌。

小康社会

十年奋进显不凡，
经济实力史无前。
中国跨入新时代，
小康社会家家欢，
生活连上几重天。

闲人碎事(六)

□莫云华

(接上期)

五、我和我的职场记忆

若从18岁当学徒那年算起,本人工作年限小超四十年,职场经历无数,大脑无以兼收并蓄,有的时过境迁,有的则记忆犹新。

1974年我高中毕业,以当时兄姐“一边两工”就业状况,按政策免了插队而被分配在练塘镇商业站下属合作商店一家叫“黄开”的照相馆当学徒,开始了我的首份工作。

照相馆并不大,120来平方米,店面一隔为三,进门一间化妆间,再往里走便是拍照间和暗房间。我进店时照相馆仅3名职工,我校友黄萍的父亲黄寿康师傅便是照相馆的负责人。黄师傅热

情、细致、厚道,他教我怎么招呼顾客,怎么操作相机,怎样抓取瞬间,怎样认真做事,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任社会老师。另一位授我技艺的叫沈寿林师傅,他手把手教我怎样冲印,怎样放大,怎样潜心提高技艺。当时我跟着这两位师傅学艺,渐渐学会了从采购器材、装裁底片、拍摄、冲片、修底,到印相、放大、上光、裁边、修照等全套照相技术。进店后第六年,市供销社举办工龄10年以上摄影业摄影技师考证培训班,我自感摄影、冲印技术都已学到,便不顾工龄不够托人获得了个“只参加培训、暂不发证书”的照顾名额。开班第一天,教研组进行入学考试,成绩显示我的排名倒数第

一。我一下傻了,清醒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技术还只是些基本功,还需要拓宽眼界不断深造。第一个星期培训回来后,我便自荐到静安寺梅兰照相馆要求跟师学艺,幸运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整整半年,我穿梭于静安寺梅兰照相馆和川沙县培训班,一周培训听课,一周跟班实践,其间得到了沪上摄影技师薛振康老师的亲自指点,我的摄影技艺得到了快速长进。培训班结业考试时,我考了个全班第一名,还被破格授予了三级摄影师技术职称证书。

1984年,我从照相馆调至练塘镇商业站工作。那年月正值各行各业破墙开店全民经商,昨天还是老张家的厨房间,今天却已

是琳琅满目的杂货店了,吃了几十年商业饭的老职工想不到、看不懂。与此同时,延续了几十年的月工资“36元万岁”被重重地画上句号,以部门效益决定报酬带来的收入差异,使小镇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,头子活络的人们开始托人情、走关系,千方百计谋求高收入的部门和工作岗位。

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,面对全站30多个门店、500多号在职和退休职工,我和班子人员商量着做了两件事:第一件事,联手县饮服公司、莲盛供销社在县城利用一家旧浴室新开了一家名叫“三友商场”(意为三个朋友)的综合商店,选派期望调进县城却长期未能遂愿的职工前往,既不麻烦县社人事部门解决职工的长期分居问题,又拓展镇外业务实现了效益增长,还减轻了小镇老商业“人头费”巨大压力,一举多

得,众人称好。第二件事,借鉴乡镇企业经验,联手上海光明服装厂开办了一家叫“别灵”(特别灵光的意思)的西服厂,凭借光明服装厂“上海师傅”的技术优势和商业系统购进原材料的三级批优势,以及供销系统“一统天下”的网点优势,在那时候出国、社交、各行各业配发工作服一般都选用西服的年代,别灵服装厂还真是红火了一阵子。现在回想起来,虽然当时的举动也称不上什么改革,但似乎已有了些错位竞争的理念了。

八十年代全民经商,社会商业凭借经营灵活、经营场所、退休人员零费用等优势把传统小型商业逼上绝境,青浦以五金公司修理部为代表的租赁经营率先改革突围,成为青浦供销系统改革意义上的“小岗村”。

(未完待续)